

陈旻湖：医身医心 仗剑守护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郑真真



陈旻湖 教授

“无论什么年代，战争或和平，医生永远必不可少”“面对生老病死的必然，我仗剑守护，希波拉底是我的誓言”，在他的眼里，医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患者不会按照教科书来生病，即使同一个病因，表现也不同，所以医生每天都会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不断学习。如果诊断明确，并通过高质量治疗使患者恢复健康，作为医生的他，也会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他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陈旻湖教授。

识别消化医学疾病谱变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医学从经典的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精准医学发展。陈旻湖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消化科只有常规的胃镜、肠镜检查，之后才逐渐有精细的检查设备及治疗手段。治疗内镜在中国发展迅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的空白，到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只用了20年。

与此同时，我国胃肠病的疾病谱也

在慢慢发生改变。如随着幽门螺旋杆菌被根除及感染率的下降，消化性溃疡及胃癌的发病率有可能慢慢下降。随着新生儿疫苗的接种，乙肝、肝硬化、肝癌必定相应地下降。但与免疫异常相关的炎症性肠病及与精神心理因素相关的功能性胃肠病的发病率在增加。陈旻湖指出，医生应对这些改变有所认识，及时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建立多学科团队 打造特色专科

一位小女孩，十五六岁开始出现腹痛、腹泻，在当地医院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诊治。6年后，当她来到这里的时候，1.6米的身高只有29 kg，瘦得皮包骨头，伴发烧、衰竭。通过检查，她被诊断为克罗恩病，并发肠穿透及腹腔脓肿。陈旻湖团队医生通过超声引导下穿刺引流，把患者腹腔内的脓液引流后，给予抗生素、肠内营养及针对克罗恩病的治疗，患者很快恢复。

陈旻湖介绍，近年来，炎症性肠病发病率上升较快，它主要包括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主要累及青少年，患者经常出现肠梗阻、穿孔或出血等并发症，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陈旻湖团队较早对这类疾病进行研究，他指出，克罗恩病的诊断治疗需要消化内外科、病理、影像、营养等多学科配合。

陈旻湖团队对科研的态度非常严谨。2016年他们在国内外首次报道使用腔内超声造影诊断克罗恩病肠痿。对于患者肠痿合并腹腔内脓肿，CT或MR造影只能发现部分肠痿。陈旻湖团队在脓液引流以后，通过超声引导在脓腔里注射造影剂，因为肠痿与脓腔相通，造影剂会沿着痿道进入肠道，从而发现痿道的存在及走向。超声造影发现痿道对指导手术切除病变

部位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发表于国际著名杂志《胃肠病学杂志》。

克罗恩病经常发生的不完全性肠梗阻究竟是炎症狭窄引起还是纤维化狭窄引起，对治疗决策非常重要。陈旻湖团队与放射科及超声科合作，通过影像学进行定量评估，明确狭窄的原因。这一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成果发表于顶级杂志《放射学》等。

肠结核易误诊为克罗恩病，治疗不当会造成结核病的扩散，是临床常见问题。陈旻湖团队通过多中心合作研究，建立两者的鉴别诊断模型，对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起重要作用，研究结果将于近期发表于《美国胃肠病学杂志》。他们还建立了炎症性肠病诊治中心质量控制体系，通过规范各诊治中心的诊断与治疗，提高我国炎症性肠病的诊治水平。

对于神经内分泌肿瘤，陈旻湖所在科室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多学科团队，2018年就收治了320多例新患者。虽然神经内分泌肿瘤是少见病与疑难病，但只要及时正确诊断，通过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物治疗，患者可以治愈或较好的控制病情。

提出中国问题 找到中国答案

陈旻湖指出，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体重上升后，我国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越来越多。欧美国家患者的典型症状是烧心、反流，他们的研究却发现我国患者并不是全部表现为典型的烧心及反流，患者也会表现为上腹烧灼样痛，

甚至部分患者的症状与功能性消化不良相似。因此，临床实践中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标准，要通过研究找出符合我国实际的诊治流程。临床研究要紧密结合临床，从临床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通过研究来解决问题。

曲鹏：医者匠心 技道合一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秦苗

据说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主楼九层以上可以面朝大海。初见心内科曲鹏主任，是在他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坐在里面正在接待一位患者，用沉稳、和蔼、专业的言语安抚着这个急躁的患者，一切都恰如其分……患者离开后，他出来看着记者满脸歉意地说，“不好意思，病房需要我过去一下，请稍等。转身之间给我留下了一个清瘦但伟岸的背影。”



视频聚焦 专访
扫一扫 观看专访



曲鹏 教授

“医学是最有温度的科学”

踏入办公室，在墙上最醒目的部位挂着一张曲鹏与韩启德院士的合影，这是韩院士60岁生日时留下的纪念。曲鹏说：“韩院士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温厚、随和、坦诚，同时又敏锐、深刻、直率。这种‘柔中带刚’的性格具有常人不具有的亲和力。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一种自然的人文气氛。”韩启德、陈明哲、毛节明三位导师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对导师的敬仰，让曲鹏更深刻地领悟到了，医学应该是最有温度的科学。

一杯茶，一支笔，曲鹏慢慢给我们绘制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从青涩岁月的懵懂无知到不惑之年的沉着镇定，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其自然，但一切看起来又都那么不凡！

20世纪80年代初期，曲鹏从县城考

入大学后，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热潮，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曲鹏爱看书，爱钻研的性格造就了他之后在临床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在临床事业几十年，历经岁月的打磨、知识的积累、经验的沉积，曲鹏褪去了年轻时的青涩。

迎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曲鹏也积极地投入到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大医二院）的发展浪潮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医二院于1969年整体迁至遵义，直到1989年才“重返”大连，曲鹏也是这个时候，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在该院心内科工作至今。曲鹏回忆道，“当时的大医二院可谓百废待兴，医院设施和医疗水平是辽南地区最薄弱的，我伴随医院共同成长了30多年，这里的每一次变革、每一点发展我都亲身经历。”

“怎么做才能称得上是一名好医生”

早先，曲鹏面对的问题是“怎样使心力衰竭的患者活下来”，此后问题变为“怎样使心力衰竭的患者活得更好、更长久”，再后来关注“怎样减少和预防心力衰竭的发生”等等。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不仅成了一名全国著名的心血管病学专家，他为数以万计的患者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实现了年轻时立下的理想，还先后培养出博士研究生20多名，硕士研究生200余名，其中大连市近1/3的心血管医生都是他的学生。带领着大医二院心血管内科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求是敬业、技术精湛的医疗和研究团队。

他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不能只注重医院的经济效益，更应该关注患者的需

求，让医学回归人文的本质。

曲鹏回忆道，“曾经有一名患者，得知自己时日不多后，立下遗嘱，要将自己财产（仅一万元）中的一千元赠给我科一名医生，区区一千元钱并不多，但却是他全部财产的1/10。这件事让我特别感动，使我对怎样做一名好医生有了更直观的体会和感悟。”他讲道，“希腊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所以作为医生，一定要站在患者的角度上理解他们，相互包容，真心交流，患者及家属也会看到你为他们的健康所付出的努力！‘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段格言越过时空，久久地流传在人间，至今仍熠熠闪耀着人文之光。”

“有时候，我觉得做医生挺值的”

三十多年来，曲鹏一直从事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冠心病、高血压病、心力衰竭、心电生理、结构型心脏病，特别是在介入性心脏病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背后不知他熬过多少个夜、受过了多少挫折，但曲鹏说，医生这个职业值得我这么做！

从1998年，曲鹏接任科主任至今已经20余年，他笑称，自己是院内最老的主任了。大医二院正是在他精湛医术的保

驾护航下，与时俱进，长足发展。“在发展高新技术，全方位保障患者健康的同时，不畏艰险地挑战着各种高难复杂的疾病，让那些求医无门的患者能有一线生机。”曲鹏教授感言，“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所谓医者匠心，不仅要有钻研技术的执著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还要有仁爱之心，技道合一，做对患者有利的事，将‘以病患为中心’的概念落实在我们每一次医疗时间或行医过程中。”